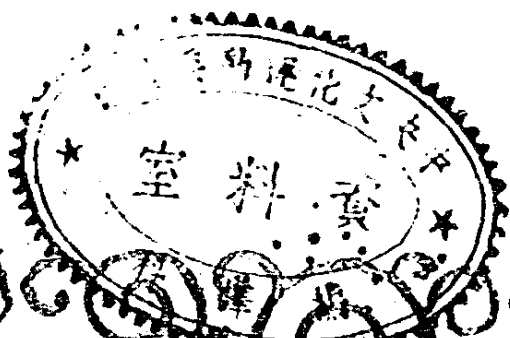




銀禧集



初富明書

248
106.6

84
10
2

3429
~~3273~~

集 殖 墾

普 明 實 祝



3 0610 5857 8

獻給

亡母在天之靈

作者

目次

自序	一
征夫與征婦	一
消沉	四
成都，你不過受了重傷	七
寒衣曲	一〇
像	一四
被留下的孤女	一六
悲捷克	二〇
火炬吟	二四
鰥殖	二七
永定河的戰歌	三一
城破	三四
黃河的哭泣	三七

舉 殖 集 目 次

二

前線	四三
祖國吟	四七
亞洲兄弟歌	五〇
後方	五三
(一) 慶戰行	五三
(二) 寄羞行	五七
綏遠吟	六三
海利，塞拉西	六七
關山月	七〇
中國，你在哪里？	七三
妖孽	七六
記住我	七八
償還	八〇
劍吟	八七
弔吳淞	八九
月下歌	九三

自序

這里集攏的大半是有關抗戰的詩，但既無標題，又無口號，我在担心着，牠將遭受怎樣的待遇呢

文壇上從來有藝術人生二派人對峙着：前者照例攻擊後者只叫囂粗忽，忘了藝術；後者也照例攻擊前者只知風花雪月，忘了人生。旗鼓相當，各不相下；而文人相輕，又自古皆然，於是冤仇深結，不得解除。私意常想這只算多事；我曾在河邊聽過棹歌，曾在田間聽過山歌，曾在森林裏聽過樵歌，也曾在石工羣裏聽過石工的歌……我詫異他們口中所唱的十分之七八倒是「異性的饑渴」，而強非生的呼號。「難道他們盡是些藝術派麼？」我常常想，「或者所謂異性的饑渴也正是人生的一部份（甚至是重要的一部份），而遭人唾罵的所謂風花雪月也正是人生的一種調劑？難道這事實不應使我們深思嗎？」

這並非爲藝術派張目，一冊「黎植集」正是「有詩爲證」。

記得不久以前，一個朋友曾向我說：「所謂抗戰詩，大半只是一些標語口號而已」。這是一件千真萬確的事。我爲此曾仔細地思量了一些時候：我們這次抗戰，爭生死，爭存亡，神聖英勇，貫徹古今，悽厲卓絕。也超邁中外，前線有千萬健兒在喋血犧牲，後方有千萬孤寡在揮淚祝福，動魄驚心，史所未有，而號稱敏威的作者，提起筆來，沒有寫詩，却只寫出了一些「標語口號」，這不是抗戰感動不了作者，而只是作者對不住抗戰，辜負了抗戰，——但毛病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我以爲這是作者的修養問題，且讓我舉例來說明吧：

第一例見於戰國時。燕太子丹命荊軻入秦行刺，荊軻帶着督亢地圖，樊於期的首級慷慨成行，高漸離等白衣白冠至易水祖餞。荊軻酒後耳熱，吭聲高歌道：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這便是古今馳名的「易水歌」。假如我們平心靜氣地問道：「這是不是口號」？我想答覆不應爲「不是」。但我們如果換一個方向問：「這是不是詩」？我又想回答却應爲「正是」了。

第二例見於楚漢之際。項羽以百戰之餘，被圍垓下，夜聞四面楚歌。驚起叫道：「漢已全得楚地嗎？怎麼楚人這樣多呢？」於是牽來駿馬烏騮，對着美人虞姬，飲酒流淚，慷慨悲歌道：

「力拔山兮氣蓋世，

時不利兮騮不逝。

騮不逝兮將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這又是人所習知的「垓下歌」。是不是口號呢？正是。可是，是詩嗎？誰能說不？

第三例見於南宋之初，那時胡騎踏遍了北中國，黃河兩岸，遍地血腥，君虜民奴，

河山破碎。岳飛於掃除南方羣盜後，誓師北伐，在「滿江紅」一詞中，這樣寫道：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河山，朝天闕。」

「踏破賀蘭山缺」與「收拾舊山河」等句不是明明白白的標語嗎？然而就全詞說，誰又敢說牠不是詩呢？

第四例見於明代萬曆（公元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間。明神宗萬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年），鑛稅使臣，四方派出，納賄勒索，無惡不爲。至二十九年（一九〇二年），蘇州老百姓忍無可忍，於是聚衆暴動起來。吳縣學生欽叔陽有「稅官謠」一詩道：

「千人奮槌出，萬人夾道看。

軒爾木，揭爾竿，

隨我來，殺稅官！」

這不是一些標語嗎？然而全首淋漓，一氣呵成，難道又不是詩？

何以右面舉出的例證，既是標語而又是詩，而我們這時所謂的抗戰詩，却大半不是詩，只是標語口號呢？

我得重複地說：這只是作者的修養問題。詳細申述，可得四種：

第一是感情的白熱化。今天要寫抗戰詩，必須同全國人的情感打成一片，同他們喜，同他們愁，同他們奮興，同他們狂熱，同他們一道希望，祈求與咀咒……自己的感情必須先燃燒到白熱度，然後聲音從內心裏衝口而出，真誠而不空洞，奔進而不懈惘。要爲不吐不快而作詩，並非有所爲而作詩，這是起馬的修養。

第二是感情的純淨化，我們必須知道：詩自然是抒情的，抗戰詩自然是熱情的流露，但不是所有的感情都可成詩，尤其不是所有的抗戰熱情都可以作成抗戰詩。感情更需要純淨化。譬如釀酒，蒸溜的結果，精華自可變成酒漿，剩下的却還有一些糟粕；譬如碾穀，碾車之後，精華變成了熟米，却也揚棄一些糠稗。這是需要一些醞釀的時候，和一些選擇的功夫的。

第三是感情的具象化。詩的主要任務是動人，而抽象的感情却不能使人感動。憑空地說：「我難過呵！我難過呵！」別人並不知你怎樣難過，他自然無從感動。但假如像古詩十九首內所說：「相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則讀者縱使不能假想他的腸中真似被車輪轉動了一次，至少也知道你是怎樣心痛法的；假如像謝朓所說「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或如李煜所說「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則讀者也會知道你的悲苦憂愁是怎樣地沒有盡期。「興」與「比」在詩中所以站着一個重要地位，主要原因便在於他們有使感情具象化的功用。但這不過舉一二例證而已。古詩「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之說消瘦，高適「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之示憤懣，不用比興，也是同樣可使感情具象化的。

第四是感情的音律化。感情在心中，激盪迴旋，要求表現時，我們可稱之爲「無聲之時」。這種無聲之時一與言語會合，則言語也勢必激盪迴旋而發生自然的音響節奏；有時且一唱三嘆，說了又說。這就是音律。詩句與通常的言語不同，與散文中的文句不

同，其最大原因在這里。作詩如說話。如作文，都是最大的毛病。中國古人說「作文」，「吟詩」可算深得此中三昧。激盪迴旋的感情之由心中移到紙上，並且想牠由紙上移到讀者口中，再由讀者的口中響到心裏，使他也和創作者發生同樣的激盪迴旋的感情，這便只有沉吟復沉吟，以求吟詠得最適當的音律了。

上面所說的四種修養（感情的白熱化，純淨化，具象化與音律化），我想說是寫一切詩的條件，寫抗戰詩，尤為不可或缺。四者修養都到了家，則將縱筆所之，無不如意；如有缺乏，便是缺乏詩人的本質，最好安分藏拙，不必作詩。一到了縱筆所之無不如意時，則可將標語口號化入詩中，使牠們失去原來的本質而變作詩句。否則便只是標語口號而已。

我的修養便算是不够的，我有自知之明。因此在寫這些有關抗戰諸詩時，便小心謹慎，避免標語口號。多謝天，牠們似乎還不會在本集中出現；而且如有機會再編一集，我也將使牠們絕跡。這集子是先來試探一下讀者們的意見與口味的，我在擔心着，究竟

牠將遭受怎樣的待遇呢？

張 碩 集

自序

八

（三十一年一月於成都）

848
106.6

征夫與征婦

征婦

君所愛的「重瓣櫻」；
守在後方我們母子三人，
折此鮮艷的一朶，
一同寄君連我們的心。

連心兒一同寄去，
櫻花易謝呵，君所深知。
何時罷戰呢，請告訴我？
解甲歸來呵，何時？

嬰 殖 集



(南)

征夫

層層疊疊重重，

華北的雪呵，已溶。

何時重觀呢，故鄉？

櫻花滿庭入夢。

層層重重疊疊，

早已溶了，華北的雪。

縱然生還故鄉呵，

滿庭櫻花已謝。

後記：這可以說是敵國人民反對侵略的呼聲。「征婦」一節，本自敵國作曲家「藤田真鄉」，「寄自後方」的首節演出，「征夫」則演出自華北戰場上敵士

兵間目下流行的一首名曲，題目叫做「月明的曠野」。所以嚴格一點說，這首詩實在不是我自己創作的。二九年黃花崗紀念日於南泉病床上。

消 沉

（聞敵曾松井出家，有感而作）

一座神，一盞長明燈，
一聲木魚，一句經，
從早晨，到黃昏，
一年一年，了此一生。

二年前手執屠刀人，
二年後變做一個老僧。
問他：爲甚皈依佛門？
木魚聲敲出一片安靜。

？誰說不！寺老山深，

神座前沒有什麼敵人。

經聲重，木魚輕，

往事如烟雲，如幻影；

木魚重，經聲輕，

理想死滅，希望化灰塵。

沒有未來，這老僧——

未來只對着長明燈。

長明燈暗，長明燈明，

集 集

頌 頌 集

長明燈明，長明燈昏……

年年歲歲，消沉消沉，

歲歲年年，了此殘生。

（二九年二月末）

成都，你不過受了重傷

如有幾莖青草，幾株灌木

發生在這里，

襯着破瓦斷牆焦靛黃壁——

最慘的地方，便算是！

且別悲嘆昔日的繁華，

也別設想，

幾只狐狸哀啼，

幾聲秋虫低唱，

夕陽下，黃昏時，

穿梭着蝙蝠的翅膀。

只說我這遠遊人，

今天忽然

從異鄉回到成都來，

却分明看見

一條烏蛇公然地梭行着，

在東御街前；

我又分明聽着

幾只蟋蟀的蟋蟀

在焦軌黃壁間對着還鄉人

說了說，說了又說……

我却不願追問它們

究竟說些什麼。

嬉羌國曾被戈壁滅掉，

滂比城且被火流吞食。

成都呵，你不過受了重傷，

我才懶得來哀悼你。

（二十八年九月十一日，時成都被炸之三週月紀念日也。）

寒衣曲

（某女校爲前線將士縫棉衣三百套。頻頻來信，要我爲她們作詩一首，附衣內寄去。情不忍却，因作是詩。）

我們一針一針地

爲你趕縫寒衣。

我們也一針一針地

把我同胞愛縫了進去！

我們是你的姊妹，

你是我們的兄弟，

中華是咱們偉大的母親，

我們在爲她盡女兒的情誼，

我們也正祝望你

作她堂堂的好兒子！

我們曾在早窗下

沉默地趕縫寒衣，

我們也曾趕縫着，

在寒燈下，在深夜裏。

我們念你在白刃赤血中

對敵人衝鋒突擊，

又念你將在冰天雪地裏

對金風抖索戰慄，

而我們是中華的女兒

你是她的好兒子，

我們是你的姊妹，

你是我們的兄弟，

於是我們眼裏忍着清淚，

心裏深深地藏着嘆息，

我們便一針一針地

爲你趕縫寒衣，

我們也一針一針地

把同胞愛縫了進去。

我們慚愧沒有什麼

裝飾這樸素的寒衣，

（也許這上面飾有：
姊妹式的濃情密意，
一些祝福，一滴熱淚，
或是一聲嘆息——也許。）
只是深切地盼望你，
我們緊念的好兄弟，
爲牠染上仇敵的血
作一種光榮的裝飾！

（二十七年十一月）

像

像一頭耕牛在田裏
盡力地耕——翻泥，
終年勤苦只吃幾根枯草，
吃你的呵聽，
你的怒罵，
或是你的一陣鞭子；

像一個愚誠的黑種奴隸，
日出而作，日入不息，
耕盡自己的生命，

使棉花繁榮——長滿地裏，
兩手空空地活着，
也兩手空空地死去；
爲你的自由獨立，
爲你的繁榮美麗，
爲你所需要的一切，
呵，祖國，爲你！

（二十七年十一月）

被留下的孤墳

讓秋虫伴他低泣，

讓月光照亮他的淚，

他坐在青草地上哀哭，

對這墳堆。

曾越過千山萬水，

想向異鄉丟掉悲哀；

腳乏了，心却不乏，

他又帶

滿身異域的塵灰

悲哀地歸來。

歸來又坐在青草地上

輕撫着墓碑，

如往時用溫柔的手

撫摩她的兩臂。

一會到過古郢都，古大梁，

古臨淄，古代的幽州，

拜謁過伯牙，鮑叔，

惠施的墳頭，

我說：你們都去了，我來

做什麼？何所求？」

因此又來這草地上，

輕撫着墓碑，

讓草虫伴他低泣，讓月光

照亮他的眼淚。

但這回不比往昔，

他滿懷奮興，

戰神在遠處喚他，他說：

「我去了，反正

在這孤寂的人間，我——

只戀着這座孤墳。」

讓草虫伴她低泣

讓月光輕撫墓碑，

從此不再回來，

洒他酸辛的淚。

（二十七年十月）

悲捷克

公理

是一粒小小的珍珠，

牠在萬丈深的海底

藏匿，

且在海底下深過千丈的泥淖中

和沙泥混在一起。

強梁者想用烈火去烤乾大海，
弱者却用酸淚去把海水加深，

「要想掘出那一粒珍珠時，」

真理先生如是說，（請聽！）

「必須把愛流酸淚的人

一一地死盡；

「必須烤乾

萬丈深的海水，千丈深的海泥，

然後而下掘，

（用獅子一般的氣力）

將那粒小東西

掘起！」

這該是弱者們覺悟的時候了：

淚顆

是可恥的，該詛咒的東西，

別再落！

用淚珠去深埋珍珠——

愚蠢不過！

別哭，別悲哀，

燒死比哭死痛快，

珍珠在萬丈深海底，在千丈泥淖中

藏埋，

請點燃億萬把光亮的火炬

去烤乾茫茫大海；

去向下掘，向下掘呵，

捷克，你弱小民族，

總有一天你會掘出

（別哭！）

你日夜渴慕着的

那一粒小小的珍珠。

（二十七年十月）

火炬吟

九萬朵火炬高低縱橫，
九萬朵火炬下一條心，
九萬朵火炬一條火流——
黑沉沉的夜裏一道光明。

紅紅的臉，雄糾糾的步伐，
長長的路，長長的隊伍，
血紅的火流，血紅的心，
血紅的聲音，血紅的憤怒。

我是九萬朵中的一朵，
隨着起伏，隨着閃爍，
我有紅紅的臉，雄糾糾的腳步，
我是九萬人中的一個。

我登上想像的最高峯，
看一條火流奔湃洶湧，
看牠照亮黑沉沉的道路，
火炬下道路上萬頭攢動。

看四萬萬朵火炬高低縱橫，

四萬萬朵火炬下一條心，
四萬萬朵火炬成一條火流——
黑沉沉的夜裏一道光明。

（二十七年九一八夜參加火炬遊行後）

墾殖

（爲川湘黔等地墾殖難民而歌）

一鋤泥要流多少汗？

東北曾是我們的家園，

墾殖，墾殖，一天一天，

祖先們墾殖過百年千年。

爲什麼失了，請告訴我？

爲什麼慘被敵騎踏遍？

誰家男兒不被殺戮？

誰家女兒不被強姦？

爲什麼那樣，請告訴我？

且先不用淚眼汎瀾！

一鋤泥要流多少汗？

華北曾是我們的家園，

熙熙攘攘，一天一天，

祖先們繁榮過千年萬年。

爲什麼掉了，請告訴我？

爲什麼竟被胡馬踏遍？

哪家兄弟不遭殺戮？

哪家姊妹不遭輪姦？

爲什麼那樣，請告訴我？

不用滴酸淚千點萬點！

一鍋泥要流多少汗？

東南曾是我們的家園，

生養死葬，一天一天，

祖先們寢饋過千年萬年。

爲什麼淪陷了，請告訴我？

爲什麼被海盜踐踏逼？

幾家少壯不被屠殺？

幾家粉黛不被污姦？

爲什麼那樣，請告訴我？

不用湧熱淚如川如泉！

一鋤泥要流多少汗？

這里暫做我們的家園，
墾殖墾殖，一天一天，
汗滴地上十年百年，

子孫們不肖時請告訴我
是否也會被敵騎踏遍？

是否男兒會慘被殺戮？

是否女兒會橫被強姦？

是否後世人們，請告訴我
再去墾殖帕米爾高原？

（二七年七月）

永定河的戰歌

七七一週年紀念

別歌詠深閨夢裏的無定河，

永定河曾掀起掀然大波。

波濤揚起，波濤下落，

波濤在河裏高唱戰歌：

「七七那天後孤城落日，

白刃鮮血曾抵禦大砲飛機。

白骨堆上白骨會堆成金城，

赤血匯合赤血也匯成城池，

誰說咱們沒有建設國防，

金城滿野，湯池遍地。

來吧，來吧，橫蠻的敵人呀，

來領受咱們的橫蠻的打聲！

一舊七七天上曾高架鵲橋，

牛郎織女緩步天郊；

新七七人間將永架長橋，

渡過遭受萬劫的中華同胞。

咱們（架橋人）願流汗流血流酸淚，

換來兒孫們的縱聲歡笑；

不願儉儉生儉，

等他們來補償，來痛哭號陶。

永定河畔的殺聲便是軍樂，
永定河裏的血水在高唱戰歌，
別歌詠深閨夢裏的無定河，
永定河正掀起掀然大波。

（二十七年七月）

城破

墨子的信徒二百餘人，當楚攻宋時爲宋守城。城破宋亡，全體皆死。

我們對得起天，對得起地，
對得起尊嚴的一切神祇，
對得起那巨人——墨翟老師
也自問，對得起我們自己：
在重圍中，在危城裏，
我們已盡了最奮的努力。

我們將親見魔掌擊碎公理？

望親見強橫壓碎重騎？

將親見金城的父老昆弟諸姑伯姊，

死臥血泊裏，生作奴隸？

不！我們將殉城，殉主張，殉正氣，

將慷慨捐軀。將從容就死。

偉大的巨靈呵，天上的墨子，

請在空中招展着歡迎的旗幟！

我們二百餘人——我們全體

在另一世界裏也將來歸休；

我們將用鮮血爲人世

寫一頁悲壯的正義的歷史。

駢 類 集

(二十七年六月)

三六

黃河的哭泣

(紀念六九黃河決堤)

黃河在一夜裏忽然決堤，
波濤裏滿是中國的死屍：
有武裝士兵，有誠樸的農人，
有白髮紅顏，有少男少女，
幾十萬殭屍斷不了巨流，
被沖激，被沙埋，被海魚吞食。
有人咒罵黃河濫發淫威，
黃河却在大聲地哭泣：

「不是我。詛咒的人們呵，不是我，

這是無敵皇軍的又一功績，

我將無晝無夜地大聲哭着，

向人道提出滔滔的抗議。」

呵、中原平地洪水喧嚷，

黃河懷中死屍逐浪；

浪裏上屍壓着下屍，

後屍又壓在前屍身上。

哭呵，黃河，

請爲死屍們宣洩心中的憤傷！

「我來自青海巴顏哈拉山，
滔滔地流着，千年萬年，
我吻過八千里兩岸的土層，
作過你中華子孫們的大搖籃，
我養育土地，土地養育你們，
千萬年如一日，不只一天。
是嗎，我也曾泛濫過十餘次，
哪次不爲懲罰你們的疏懶？
這回在開封關封閉，你們
作第三次大流血，第三次大決戰，
橫蠻的敵軍於是將我
當作了千萬磅橫蠻的炸彈。」

我將無晝無夜地大聲哭著，
爲你們要公道，爲我伸冤。一

呵，黃河兩岸就是戰場，

黃河兩岸也就是賭場，

太和軍人賭着迷夢，

中華兒女却賭着存亡。

哭呵，黃河，

請爲這民族宣洩蘊藏的憤傷！

儘管哭，啣冤的黃河呵，儘管哭，

儘管用震天的哭聲哀訴冤苦，

且儘管用哭聲怒罵我們、

在百年的酣睡裏自取戮辱。

波濤裏上下翻着的男女老幼，

便是最殘酷的教訓——還不够殘酷。

哪天北中國會全變肉彈，

去炸碎南中國酣睡的頭腦，

哪天全中國會變成肉彈，

去炸碎巴黎柏林或利物浦。

於是來因馬賽等會同你哭着，

哭聲和鞭打長此終古。

呵，太和族欠下一筆血賬，

輯 殞 集

中華兒女永不遺忘，
十年百年總有一天，
賊權人伸手要求賠償。

哭呵，黃河，

你是證人，別啞了聲浪！

（二十七年六月）

前線

紀念四月七日台兒莊的大勝利

獅子吼，雷喊，

一分鐘幾百發的重砲彈。

戰士們無聲

像九月蟬；

斂着奮飛的翼

像鷹鷂；

憤怒的眼光

閃，

像電；

潛伏着，平臥着，

像獵犬

注視牠的獵物，

準備窮追

過嶺，過草原，過山。

死神張開遮天的大羽翼，

盤旋

復盤旋。

侵略的炮彈在偽裝側開花，

侵略的礮彈在陣地裏開花。

黃土上浸滿紅血，

樹枝上殘臂高掛。

戰士們無聲像長蛇

梭行，梭行，爬。

正義在心裏開花，

憤怒在心裏開花。

在戰陣翼下，

在死神翼下，

怒目靜候着

像蛙。

黑夜來時才從戰壕裏躍出，

握緊投上刺刀的槍把，

匍匐前進，

野 屠 集

街鋒，

殺！

（二十七年四月）

四六

祖國吟

在十字街頭，在田間，你看，

可有誰曾帶着衷心的笑顏？

一隊一隊地來，一羣一羣地去，

一堆一堆地工作着——憂愁滿臉。

世上東北西南億萬千人，

時間往古今來，十萬億年，

憂愁的海，苦惱的洋，都好像

匯集在國人們的深心間，

歡樂和這里早絕了緣法，

這憂鬱的國家呀，多麼可怕！

但是我，却摯愛這憂鬱的國家！

在夜靜更深，靜下心，你聽，
四野都在哭，一陣陣地加緊：
餓死的，殺死的，是鬼哭，
將餓死的，將被殺的，是人聲，
如億萬株蒼松在暴風裏號泣，
如億萬隻利鋸正支解你的靈魂，
使你也願變鬼，變將死的人，
去一同大哭，傾出全身的聲音。
安靜和這里早絕了緣法，

這哭泣的國家呀，多麼可怕！

但是我，却摯愛這哭泣的國家！

我摯愛這憂鬱的國家，

我摯愛這哭泣的國家，

我願傾出我全生的憂鬱與哭泣

獻上她，長跪在她的膝下。

（二十七年二月）

亞洲兄弟歌

（紀念十二月十三日南京的陷落）

玄武湖畔染遍了血腥，

血腥也染遍了明孝陵，

大哥却還是神思昏昏。

我們總想有這樣一天：

五都在國內——中東北西南，

亞洲總統東封富士山；

十餘兄弟團聚一家，

親切地侵依，親切地籌劃

且救災卹鄰，不悔鰥寡：

華族天然是老大哥，
平等地待遇兄弟伙，
撕破奴隸們的大網羅。

但玄武湖畔染遍了血腥，
血腥也染遍了明孝陵，
大哥才稍覺神志清醒。

教訓他吧，大哥，向他說：
「殺自家兄弟只算罪惡，
血裏搶田產更是大錯」。

向他說兄友弟敬的大道理，
向他說救災卹鄰的大道理，
向他說：「橫蠻什麼呵，三弟」！

不願費辭時便不必多講，
舉起巨掌來，理直氣壯，
賞你那三弟幾記耳光！

（二十六年十二月）

後方

(一) 鏖戰行

三缺一，等得人心慌，
大家瞧着發光的麻將。
東南西北早已選好，
骰子在手，鈔票在腰。
「還不來，真是倒霉！」
一分鐘不見，有如三歲。

門外，時時有腳步聲，

來了！——不，那是行人。

腳聲忽然漸行漸遠，

麻將沉着臉，沉得難看。

「還不來，真是搗鬼！」

二分鐘不見，確似六歲。

有情人等習有情人，

月移花影，魂頭魄歸；

牌朋友等着牌朋友，

人來人去，忽喜忽愁。

「說是他在開抗敵會……」

「有人在叩門——誰？」

「沒有誰，你耳朵有毛病，

蒼蠅叫會當作大砲聲。」

「說起前線才真慘可憐，

戰士們穿單衣，這大寒天，

每日平均五千人戰死，

百里平原裏屍枕着屍。」

「讓我們哪次鏖戰三天，

全數捐去，把贏得的錢。」

「這也算是……」抗敵的工作，

我們在後方閒呀，閒得難過，

打牌不忘救國，你說不對？」

「有人在叩門，你聽——誰？」

「我！來遲了，真對不起！」

「不是嗎？你看：三等一。」

「有什麼消息告訴我等？」

「上海，一團人全部犧牲。」

「昨晚？——別忙！我在哪邊？——」

「真悲壯呵！——你東？我是南。」

「這是中國翻身的日子！」

「藉！她已受了九十年悶氣！」

「讓我們哪次鏖戰三天，

全數捐去，把贏得的錢。」

「贊成！」「贊成！」四隻手忙，

大家搓着響亮的麻將。

（二）串差行

「走，到留春幄去呵！就是今天

老吳請吃他訂婚的喜筵。」

「老吳是誰？」「我們的老同學，

除了那色鬼，你想，還有哪個？

可也真樂呵：他今年四十，

未婚妻却倒數過來——是十四，

嫩得像豆芽……」——我說，別輕薄！

老吳家裏，不是還有一個？」

「可是朋友，你真老實，

一個黃臉婆，誰會歡喜！

而老吳訂的是女學生，

聰明，活潑，美而且嫩！

說一句粗話，請別見笑：

朋友，「哪個姐兒，不愛鈔！」

「老吳不是很窮嗎？前四月

還到舍下來，向我挪借……」

「可是，老朋友，你真老實，

那個時候，國戰還沒打起；

而今老吳作了大隊長，

皮帶掛金劍，你看多洋！」

「大隊長便有錢？」「呵呀，天！

難怪你不發跡，這多年。

一個大隊長，你這老實人，

帶領一千名義勇壯丁，

像一千枝搖錢樹的杆枝，

一搖，便落下億萬張葉子。

一名壯丁，一月伙食五元，

老吳自辦，却只吃三元三。

可憐他的那般義勇壯丁，

天天吃不飽，餓得發昏，

有一天我去會他，便看見

壯丁們爭飯吃，把飯桶擠翻。」

「這也叫愛國！」「你又太老實，

國得愛，財也得發，可不是？」

不然老吳能訂女學生，

聰明，活潑，美而且嫩？」

「他不赴前線……？」「呵呀，老朋友！

你真老實得令人發愁：

雞擺起盛筵不吃，只流口涎？

還訂什麼婚，真要赴前線？

老吳是聰明的兵販子，他只

把壯丁販來，又販出川去。」

「這也是愛國！」「朋友，你又來，

這個哪值得大驚小怪！

這社會本來非常複雜，

譬如愛國也定有等差：

有人用熱血；有人用槍尖；

有人只用嘴，只用筆桿；

有人用一切，不怕犧牲；

有人不用自己，只用他人；

有人簡直把生命愛掉。

頭在地下，不是掛上樹梢；

有人又愛得傾家破產，

使父母妻兒叫地喊天；

有人却越愛越爬得高，

嬌妻美妾越是放聲大笑；

有人自然越愛越發財，

嫖着不好玩，便討姨太太——

要是一愛國就必得倒霉，

還有人去愛，那才叫有鬼！

可是，不說了。走呵，朋友，

吃喜酒去吧——怎樣，你害羞？

（二十六年十一月）

綏遠吟

早已乾了，古代的鮮血，
那里却是一片渴血的土，
牠慣把哭聲當作歌聲，
却也早消逝了，古代的哀哭。

誰都知道在長城下，
古來的白骨相撐拄，
誰也知道在深閭裏，
少婦哀哭過戍邊的丈夫；
但誰知後人的熱情

靠哭聲滋長，如樹木靠雨露？

誰知長城的堅如鋼鐵，

便靠下面撐拄的白骨？

古人曾哀悼古戰場，

說是：「積雪沒脛，堅冰在鬚」，

說是：「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時

會「屍填巨港岸，血滿長城窟」。

呵，古戰場便是今戰場，

奮興却代替了古代的哀傷；

今戰場也就是古戰場，

縈帶的河水却吼起怒浪。

志士在肩扛着長槍，

熱血沸騰在他們的胸膛，

他們浴血在戰場上，

還願捐月薪購戰神的食糧。

正義在他們的胸中鼓譟，

肩上也抗着祖國的榮光。

誰哀悼人類互相戕傷？

戕傷人類的只算是豺狼。

人類的天職便是起來反抗，

或給豺狼以重大的懲創。

集 殞 集

六六

起來，起來，讓人與獸的鮮血
餓飽那一片渴血的土！

起來，起來，讓我們高唱戰歌，
去代替古代的聲音哀哭！

（二十五年十一月三十八日）

海利，塞拉西

報載五月四日，阿比西尼亞國皇海利，塞拉西乘英國冒險號了他的王國，
後有感，便寫下這詩。

遠了，祖國的一切！

他能不回頭看麼，

雖然當他回頭時，

陣痛會痛徹他的肺肝？

是誰，手足的道公理：

不善殺戮者便是野蠻人，
野蠻人便該作奴隸？

黑人建立的阿比西尼亞王國，
真只配在文明人歷史中
留下血腥的字跡？

他是一頭巨大的雄獅，
在熱帶的森林中
作不平的怒吼；

但這是茫茫的海洋，
不是他的森林——他的家，
而船上這般文明人類，

也不慣聽他的吼聲。

塞拉西的頭垂下了！

塞拉西的淚流着了！

他越想越覺憤慨，

祖國的一切却越去越遠。

（二十五年五月十二日）

關山月

松林在暴風裏長號着，
如千萬人在盡情地哀哭，
牠壓低了秋蟲的泣聲，
使上弦月露出慘白的顏色。
誰說關外便是異域，
那里，是流亡者懷念的故鄉。

西風緊時，故鄉便飛白雪，
白山白水，白的樹枝；
夜裏，月光下有白雪閃爍，

白地藍天便相互地耀着光輝——
而今在流亡者的懷念中，
却只染白了敵騎的馬蹄。

國未亡，便先嘗亡國的滋味，
在祖國裏飄翻如異邦，

冷森的眼光像處處在申斥我：
「你流亡的男兒可懷着熱血」？

那里正灑過了熱血呵，
紅的血正灑向白山黑水間，
只染不紅雪地冰枝，藍天淡月，

也染不紅你祖國人們的記憶——

肥否苦戰的健兒們

正翹首延頸直足舉踵地

渴望祖國的天空中

會伸來一隻強大的救死的手？

千萬人在心裏盡情地哀哭，

更慘於暴風裏長號的松林；

故鄉今夜裏的上弦月

是與白地藍天相互地耀着光輝，

或只染白了敵騎的馬蹄？

（二十三年七月于四川）

中國，你在哪里？

怎麼？我可是旅行到

一個陌生的國土裏來了？

陌生的面孔和心情，

陌生的思想和言語。

我要怎麼才能够

使他們明白我的意志？

我這眼睛不是明明睜着麼？

難道我是在做着

一個荒唐而妖妄的夢？

呵，中國，你在哪里？

你堯與舜住過的地方，

那謙讓的精神哪里去了？

你孤高的伯夷叔齊，

你俠義的荆軻韓政，

你忠憤的屈原賈誼，

你死義的張巡南八，

你潔癖的陶淵明林和靖，

你正氣的文天祥史可法……！！

他們，往哪里去了？哪里去了？

呵，中國，你在哪里？

我要回來，請伸出你那雙

神秘的歡迎的手！

呵，中國，你在哪里？

這不是一個庸俗的國土麼？

庸俗的面孔和心情，

庸俗的思想和言語。

我要怎麼才能够

發現一點超凡的東西？

我這眼睛不是明明睜着麼？

難道我真正做着

一個荒唐而妖妄的夢？

（二十二年九月。）

張 頌 集

妖孽

雷霆震撼不着的妖孽，
在我家門前橫蠻地躺着。

我將以入地獄的決心，
去迎上這次可怕的打擊；

我將蔑視女人們的眼淚
如蔑視道旁的一株枯草。

我需要白的刃，紅的血，

憤怒的呼號和劇烈的鬥爭。

我願以全生命打賭，妖孽，
看是你逃亡，或是我死去！

（二十三九一八紀念日）

記 住 我

（留別九江諸故人）

記住我，我便會

在你們的心中發酵。

別回憶我的一首詩，

幾句話，或一隻洞簫。

記住我，記住我常用

希望而懇求的眼睛

在白天，在夢裏，

永遠地注視着你們；

也記住我眼角的

那幾滴不墜的眼淚，

不是爲自己，是

爲這不幸的民族傷悲。

要不然就請你們

忘掉我，像忘掉

一個陌生人，一點兒

不關自己的苦惱。

好呵，這就是我的告別辭，

是希望，懇求，可不是詩。

（二十二年三月十六日）

償 還

（爲東北義勇軍而作）

還給你，這一筆心債：
打我是孩子的時候，
便有人向我說，你是
天地間第一個美人，
不只爲你的頰上，有
朝上的霞；你的頸邊，
有圓圓的小的酒渦，
會令人沉醉；一堆堆
顰眉山上卷曲着的

烏雲，堆在你的鬢上；

也不只爲像是牡丹，

芍藥，荷花，丹桂，雛菊，

臘梅等的花瓣，煥成

你那郁馥而愛嬌的

身體；

更主要的還是

五千年來的聖哲們

遺留下的聰明，融成

你那一顆智慧的心，

像早上花心的露珠，

那樣晶瑩；像睡夢時

聖 殞 集

嬰兒的笑，那樣天真；
像黑漆的雲密佈的
天空裏的一次閃電，
那樣光明，那樣活躍，
那樣地可驚！

打那時

我便起誓說我愛你，
我愛你，愛到老死，
愛到發狂，愛到癡迷，
我願將我全部身心
捧獻給你！

而今我是

到了這嚴寒的東北，
除了你，是誰的吩咐？
在生死的關上掙扎，
除了為你，還爲着誰？
我將拚去我的生命，
救你出來！

呵，我不怕，
我不怕飛機，牠毀着
死神的雙翅，也不怕
那些炸彈，牠會發狂
一般的咆哮起來，使
活鮮鮮的人們化作



不可再見的灰；我只
記着你，我只記着你，
我忘了我自己；我要
在槍林裏，在彈雨裏，
在血泊裏，在號聲裏，
在惡魔口裏，在死神
懷裏，救你出來！

聽着！

相信我滴的每滴血
每滴血都是純潔的，
我的一滴一滴的汗

（我也哭，這不用瞞你）

也是純潔的，我不是
要在歷史的殘篇上
留什麼名，也不是要
在世人們的心園裏
開一次鮮花；我只是
在孩子時候便負了
你的債——因為我說過，
我愛你，愛到我老死，
愛到發狂，愛到癡迷，
我願爲你去作犧牲，
所以我絲滴盡血淚，
來償還這一等心債。

禁 殖 集

(二十二年三月初)



劍吟

不是你昨夜鳴一聲，
我真忘了你。在匣裏
抽出你，我拭去灰塵，
亮出你的光，閃閃地
搖動了我久蟄的心。
你不曾忘記那干將
鑄你的辛苦，也不會
忘記：在天上有天狼，
在地下有你的仇人；
在匣中，你悶，才鏗鏘

響一聲，我就抽出你
來，讓你也認一認我
那熱心，可能否久蟄。
你既不甘心那寂寞，
我就帶你到世上去。

（二十一年七月在牯嶺）

弔吳淞

這里，便是往日的爭戰地，
重來時，再不見些兒血跡，
只蔓藤在四週輕輕地搖，
冷風呼出了潸潸喟息；

春花不發，春草也不生，
祇陣陣奇臭的腥臊難聞。
在這里，我似曾受傷跌倒，
那一些血跡，我似乎有分。

滴滴的血呀，換來些什麼？
是荒野的荊棘？自由的花朶？
零亂的蔓藤？慘悽的冷風？
還是負傷者的顆顆淚落？

往日的熱血可還嫌太少？
讓我們再浪起海似的血潮：
看將來是愛神號泣聲聲，
或者是魔鬼的一臉冷笑。

爲什麼悵惘？有什麼失望？
讓我們的酸淚匯成大江：

讓牠灌溉我們的故國，
讓故國的人們往來行航。

在我們身上縱流盡血淚，
總還會剩下白骨堆堆，
讓牠們在邊塞去堆積起來，
屏蔽着，較長城更加雄偉。

讓子孫再來爭鬥戰地，
看是大江，還只是些兒血跡；
讓他們叫出那裏心的讚揚，
來代替冷風的聲聲喘息；

讓愛神泣，可也讓她苦笑；
讓魔鬼驚異，也讓牠哀號；
「這壯麗的河山煞費經營呀，
讓泉下幽靈常向後人哀叫。」

（二十一年五月）

月下歌

前歌

爲了無數紀念日死難的諸烈士，
我情不自己地作了這首哀歌；
我如將來被惡魔的鐵蹄踏碎時，
可有誰又來這樣地哀悼我？

月下

淡淡的月兒俯視着一座大城，
深秋的冷風使人們打着寒噤。
街市正中有一家熱鬧的酒店，

歡飲的人兒正唱着淫蕩的歌聲：

「你看月兒正照着前窗，女郎！——

快把你的唇兒放在我的唇上！

青春苦短，歡樂的時間苦不長！

我們趕快吻吧，不要等東方天亮！

「不要纏着眉兒，那樣不快，我愛！——

只要有一次擁抱，便萬事可以丟開。

你若不珍惜新春，享樂現在，

歡樂的時光呀，牠却是一去不再來。

和你嬌艷的臉兒在燈下更見嬌艷，心肝！
你的心事是否也燃着愛戀的火燭？
只要有迷人的你坐在我身邊，
任他宇宙破碎，人類滅亡，我也不管。

隔壁

酒家隔壁住着烈士的孀妻。
在一次鬭爭中烈士死去，
他遺下兩個待哺的女兒，
一個剛滿七齡的稚子。

這時她正從夢中驚醒，

這淫蕩的歌聲哪堪再聽，

「一種惡勢力奪去了他」，她呀，
咬緊被角，還是哭出了聲音。

（月兒在酒店旁竊視着人們的風流，

也在嫖婦的窗上偷窺着煩憂；

牠照着得意人們的洋樓別墅，
也照着曠野裏烈士的墳頭。）

夜哭

七歲的幼兒這時忽然醒來，

母親哭亡父，他哭母親的悲哀；

兩個小女兒又被驚醒——

四人哭，哭聲便透出了房外。

哭聲起，哭聲落，哭聲與歌聲相應和

人間老奏着這不調合的音樂；

歌聲起，歌聲落，歌聲與哭聲相應和，

人間的音樂老是不相調合。

（月兒在酒店旁竊聽人們的風流，

也在婦孺孤兒們的窗上聽出煩憂；

牠聽過達官貴人的酣歌妙樂，

也聽過烈士墳頭的草蟲啾啾。）

母愛

母親哭碎了心，哭碎了聲音，

（孩子們哭啞了聲音，也哭啞了心）

她還得忍痛去撫慰兒女，

兒女們睡熟後她又哭，哭到天明。

她怕那惡勢力奪去她的兒女，

念及此時她更是萬分悲慘：

遙望前途只覺得空虛渺茫，

不見光明，只見一團黑漆。

月下

西落的月兒斜視着一座大城，
破曉的冷風使人們感到寒冷。
酒店中並不減先前的熱鬧，
歡飲的人兒還唱着淫蕩的歌聲：

「你看月兒斜照着前窗，女郎！
且把你的唇兒放在我的唇上！
青春苦短，歡樂的時間苦不長，
我們趕快吻吧，不要管東方天亮！……」

後歌

大江細河，怕都是血淚結晶，

天國樂土，想來自骨墊成。

我遙想未來的烈士和他們的妻兒，

淚顆在我眼中潑潑呀，潑……潑！

（十八年八月，在四川）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初版

墾殖集 一冊

每部定價國幣八十元

著者 祝實明

版權所
翻印必究

貴陽中華路五十二號

印刷者 交通書局

貴州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証圖書字第零二六號

82
343131
4

6
8120